四庫全書

子部

思辨録輯要卷二十九

太倉陸世儀撰

諸儒類 周至唐宋

道統云者言道在已而天下宗之已因得為道之統而統天下之道以歸於一也

堯舜而下歴禹湯文武皆君師道合若周公已為臣道然負扆而朝成王之治皆周公為之至於孔子始以

匹夫為萬世師而萬世之道統歸之然所謂君師道合者已得半而失半矣顧後世不以失半為歉者垂教萬世其功大也故曰孔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荆豫章問先生道統論何以不稱顏曾曰道統重聞知不重見知蓋見知有擔荷者在聞知則擔荷無人關係特重也且其一段精神特地振起不由師傳遞接聖脉亦與親承指授者不同故重之觀孟子一章之意可見

聖人最不易知聖人之不易知非奇異而不易知也非高遠而不易知也非深微而不易知也聖人只是一中庸中庸者平常而已以為平常而實非平常以為非平常而實平常故不易知論語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夫子自言其不易知自言其平常而不易知也嗚呼豈知惟其平常而不易知故萬世不可及乎

聖人渾然一道而已故知得一分道者知得聖人一分

知得三分四分道者知得聖人三分四分如欲知得聖人十分非知得十分道者不能也故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子思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人一人耳在庸愚則非之笑之東家某鄉人之子是也在奸惡則沮之忌之謗之詈之甚欲殺之子西晏嬰陽貨桓魋之類是也在賢知則譏之刺之責之讓之甚而鄙之接輿沮溺荷蓧荷蕢微生畝諸人之類

是也惟蘧伯玉之流則油然相契若合符節此所以謂之聖人若人人道好人人親愛則一鄉愿矣何以為聖人

問接輿沮溺荷蓧諸人何以俱諷孔子曰此賢知之不知聖人不及聖人而又不肯自謂不如聖人不肯放寬聖人俱在此處

當時知孔子而善頌孔子者惟五人顏子子貢有若子思孟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

子之善頌也溫良恭儉讓綏來動和子貢之善頌也
出類拔萃有若之善頌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
天時下襲水土子思之善頌也仕止久速集大成孟
子之善頌也欲知聖人誦此數言而足矣
孔子周流四方不但是急於行道蓋亦有訪道之意焉
如在齊而聞韶適周而問禮是矣司馬遷文人之雄
尚欲登龍門窺禹穴周覽海内名山大川以助其氣
吾輩有志大道而不能徧遊宇内訪求遺文折衷有

道欲任斯文之絶續胡可得乎

顔子不遷怒工夫今人頗疑以為易不知此正顔子正心功夫到處凡心最忌有所有所便不正遷怒即所謂有所忿懥也喜怒哀樂四者之中惟怒最易有所故顔子不遷怒孔子稱之以為難今人易視此三字只不知正心工夫耳

顔子博文約禮則格致之功盡不遷怒不貳過則誠正修之功盡問為邦則齊治平之功盡故曰顔子幾於

聖人

顔子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未能無少間斷無少懈怠猶是正心工夫纖毫未盡乎故程子曰顔子未達一間猶是心粗

豫章問顔子何以無著述曰顔子非無著述未須著述也顔子年纔三十二且有孔子在何必著述若使無孔子又天假其年則自然著述也乃後世喜談心學者遂以顔子為心學之宗而謂為無用著述然則孔

子非心學乎

九咸問顔子當亂世居於陋巷孔子賢之孟子以爲顔子之時當然乃孔子與顔子同時而復周流求仕何也曰聖賢力量不同故處時亦異使孔子而道力未優固當如顔子之閉戸使顔子而道力既足亦當如孔子之周流然則顔子之所以不仕者力量未如孔子而又有孔子在前任行道之責故也

言夏問曾子著述之功於道統如何曰曾子之述大學

功在萬世矣然以道統論則亦在見知之列有孔子在曾子不必稱也若子思則稍遠矣孟子則又遠矣故論道統者孔子而後必稱孟子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却聞之於子思中庸一書真性與天道之極致也然大旨俱自孔子易繫來故曰易與中庸相表裏

人言孟子泰山巖巖觀子思直是壁立萬仞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是何等氣象蓋是時已入戰

國非具此等氣骨亦撐持不去也

孟子學問甚簡要論本體只一性善論工夫只一知言養氣論治道只一井田學校

孟子妙處多在機鋒機鋒妙處只在一逆字一逆便有許多波瀾如梁惠王問利其意全在一利字意孟子必以利對孟子却逆折以仁義換他利字齊宣王問桓文其意全在桓文意孟子必以桓文對孟子却逆折以仲尼換他桓文此正用其機鋒者也至如沼上

之言雪宫之對今樂古樂之論好色好貨好勇之説意方自歉則忽逆以予之意方自滿則忽逆以奪之一予一奪全是掀翻作用此側用其機鋒者也或正或側無非機鋒孟子雖是聖賢終帶英雄作用先儒謂孟子有戰國氣葢謂此也然孟子猶是顯用之至禪家則竊孟子之意而隱用之遂至播弄一時顛倒百世

問孟子學孔子孔子尊周乃孟子以王道説齊梁何也

曰孔子尊周然未嘗不周流列國其周流列國亦未嘗不以王道進但孔子之時言王道則尚可以尊周孟子之時言王道則但可以保民而王時勢不同故也雖有聖賢不能違時

問孟子若見用於齊梁果能致王否曰聖賢豈有謾言但亦須看天意何如若天意不肯會須生出事變如許行一班自會來鬧抄也

孔子告君之語俱屬正鋒孟子告君之語多屬偏鋒性

善仁義之外今樂古樂好色好貨諸論皆偏鋒也偏鋒最易入人然齊梁之君當之者依然聾瞶世風日下人心陷溺雖聖賢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其才亦不在伊周下公孫丑乃疑其不敢當管仲蓋當時功利之見入人深也由此觀之孔孟古今以來之一人也在當時門弟子中如子路陳亢彭更公孫丑已皆不識而疑之況他人乎故曰惟聖人能知聖人

問孟子不臣諸侯必欲處賓師之位此是他不及聖人處否曰固是然學問如孟子而又處當日之時勢直不處賓師不得問何為曰若不處賓師便講不得井田學校

孟子之功第一在闢楊墨蓋當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天地之間幾不復知有聖人之道矣不惟不知有聖人之道且以為即此是聖人之道故至唐韓愈時尚以孔墨並稱使非孟子當時鳴鼓而攻則後世誰復

知有孔墨之辨我亦欲正人心一章此孟子自叙一
生功烈也凡此等俱是大頭顱處須要識得
孟子語有極奇闢者非學問至絕頂眼明口快決不能
道如論性則曰人無有不善可以為堯舜論治則曰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有大過則易位論湯武
則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論堯舜則曰天子
不能以天下與人皆極奇闢又極平正後來儒者不
能道亦不敢道此所以為孟子

孟子之學擴前聖未發之藴與存一王已廢之典章其好處在識大不在好辨好辨是學成以後不得已之事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今人學孟子只學他好辨可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問孔孟而後傳經之儒如公穀二戴伏生高堂之屬甚多何以儒者不稱而稱董子為知道曰傳經之儒但守章句而不知意義可謂經師也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如董仲舒者天人三策煌煌大篇卓見義利公私

之辨王道儒術之原所謂人師也安得不首稱為知道乎

諸不在五經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只此一句當時諸儒言治道者皆不能及

武帝親擢董子既得而復遠之真是好畫龍而不好真龍千古而下儒治何由可復

揚雄不特立身敗壞即文字亦不成文字乃後世列之為儒者何也得無為太玄法言所駭耶甚至有愛其

人而并為之諱㧞閣者謂世有兩揚雄亦可謂阿私所好矣

荀况視揚雄較有本領但駁雜耳

秦漢而後崇儒重道之君無如漢明惜乎時無儒者桓譚乃得躬逢其盛

漢儒多註疏之學其弊在不根於心心與學離而為二故解書多以私意穿鑿謬誤百出即有佳處亦屬客氣

東漢儒者最多但不見本根止見枝節然較之晉代人士一華一實相去不啻天淵矣蓋漢儒猶知孔子晉人則惟尚老莊也於此見孔門枝節猶勝老莊

孔明亦是東漢儒者然却造就出如許大人物亦是他天資高澹泊明志寧静致遠之言已頗見本根非諸儒比也杜詩伯仲之間見伊吕指揮若定失蕭曹言其功烈也若天資則漸近顔子

孔明心術器量俱是王佐但學術稍未及蓋未聞聖人

之大道也自比管樂有以夫然而管樂不及遠者心術器量不同故也

世傳孔明隆中數語謂未出草廬已知天下三分以此奇之予謂此却誤看孔明矣隆中數語只是說初起手規模大凡英雄舉事必須得用武之地立定脚根方可做事此時北有曹操南有孫權已畧無餘地惟荆益一帶尚無雄才割據故孔明欲亟圖之若大勢已定根本已立徐興問罪之師天下事未可料也孔

明之不能興復漢室一匡天下此實天也使五丈原將星不隕當時人力儘可做得

陶淵明竟是儒者當兩晉之後舉世崇尚老莊清譚放縱廢棄名檢而彼獨知尊孔子其所作詩如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榮木詩先師遺訓予豈云墜自序曰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屢稱孔子為先師又自云聞道皆儒者之言其生平出處亦不倍于道特風味似晉人而詩又特佳故世遂以詩人稱之耳予于詩鑑

中特為表出

陶淵明飲酒詩其卒章云羲農去巳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慇勤如何絶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玩其辭意上叙孔子下述六經皆言願學聖人之意但篇終以飲酒之語亂之故

人不之覺耳然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言所行不無過差不能盡如六籍由于好飲亦躬行未之有得之意細玩當自見也

世之論文中子者多不同有極詆之者有極稱之者其言皆不平惟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為人傳會不可謂全書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此為至當不易之論

王無功言文中續六經今惟見元經而餘經不見元經

甚瑣碎與中說手筆不相類薛收傳亦似宋以後人之筆真偽作也

漢初猶有諸儒唐初無一儒者葢漢去古未遠高祖雖謾罵猶近于朴唐承五代之後太宗雖崇文彌進于華僅有一王通在先而杯水無救輿薪此唐初所以無儒也

李鄴侯孔明之儔也然其器量似遜孔明孔明忠誠懇惻有古大臣伊呂之風鄴侯則子房而已矣與吾儒

尚遠也

鄭俠後來無狀然亦是不學問之故若其中夜告君之言調劑父子雖古大臣納約自牖之道何以加諸

鄭俠學問近康節遇事不肯犯手做

韓文公只原道一篇便為有唐儒者所不及葢其說道德仁義四字以前儒者俱未能見到此也雖博愛二字未免說着皮膚然亦近之

韓文公氣魄大其佛骨表鱷魚文至今讀之猶凛然有

生氣然只是欠學問功夫做文字外更無他著作程子謂其因學文而知道謂之倒學愚謂即非倒學然亦不過文學中人若王通則德行政事也朱子亦曰王通識得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又曰他書極有好處雖韓退之道不到

李翺曾鞏文章淳正俱可入文學科但較小耳二者之中李翺尤勝

世傳李翺文章全學退之復性書準韓愈之原道也其

書雖未能醇乎醇然居唐之時舉世浮華而翺獨沾沾于此亦可謂中行獨復之君子矣至觀其全集如平賦書與從弟正辭書及答開元寺僧書若時時留心斯道者較之韓愈似更進焉今愈已配食兩廡而翺猶没没故特表而出之

李翺復性書所引用者皆學庸語孟及繫辭之文當時宋儒未興學庸語孟與繫辭之文俱未顯也而翺能見及此亦可謂善讀書矣

韓魏公間氣所鍾其姿禀似曾子其氣魄似孟子三代而下少此人物豈可以其不講學遂謂之非儒乎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四語韓魏公足以當之令尹子文恐猶未也

范文正八條目咸備表章大學中庸是其格致誠正盥長白是其修身義田贍宗族是其齊家治平則不必言矣

韓范行過於知所未及聞者性與天道耳若儒行則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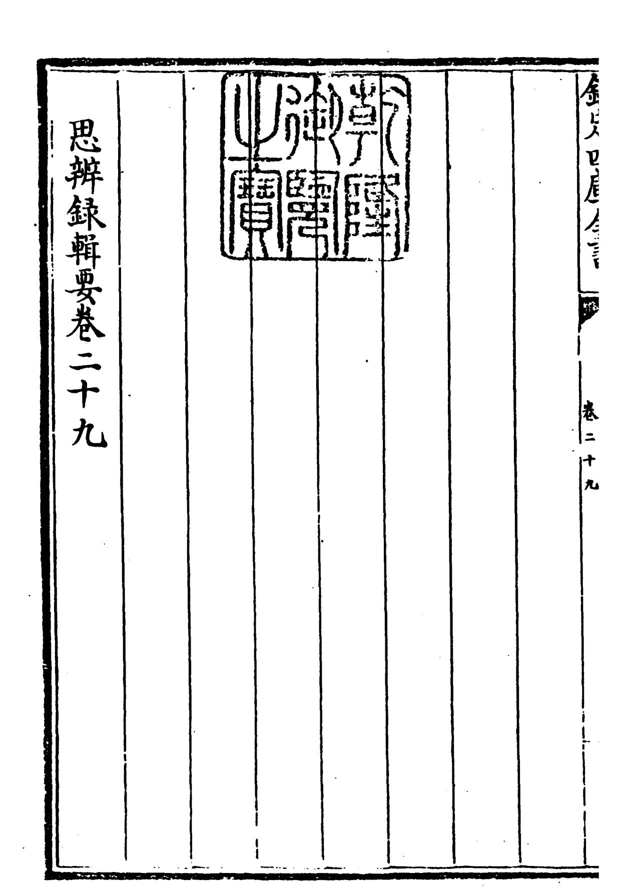
乎備矣性與天道則必俟周程張朱

問歐陽公何如曰歐公是昌黎之次其生平得力文字只本論兩篇其餘皆文辭也即在文字科亦其次者

問東坡于文學何如曰東坡文全是縱横其詩則純是戲謔無温柔敦厚之意非聖門文學也朱子論之甚詳

王荆公却是一文學科也他强要入政事科連德行科都壞

三代而下更無人舉行王政是一闕典惟王荆公實實欲舉行周官而神宗又極信任之是大好機會荆公不知關雎麟趾之意却先從富强上起手是欲行王政而翻修霸術也只緣工夫不曾在正心誠意上做荆公本非近霸之人故霸術亦非其所能作徒擾亂耳宇文蘇綽却稍有可觀所謂不熟不如荑稗也



思辨録輯要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思辨録輯要卷三十至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　燧

謄録監生臣郭道藩

思辨録輯要卷三十

太倉陸世儀撰

諸儒類宋至元

宋有周子孔顔之繼起程朱諸子之開先孟子之流亞也自秦漢以後士之聰明才智者皆入於黄老禪宗矣子周子起契性命之微於大易接孔顔之學於一誠以太極人極發明天人之藴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千五百年以上孔顏之為道如此非周子之功而誰之功乎故愚謂秦漢而後儒者雖多然至周子則直是另一開闢論其道直繼孔顏論其功比於孟子即謂之亞聖可也

或問儒者之論皆以周子繼孔孟而子獨以周子繼孔顏得無過歟曰以周子繼孔孟此以世數言也若論學問則周子實繼孔顏觀通書中所述自孔子外三稱顏子則可知學問之所自矣

先儒言孔子如玉孟子如水晶此最善形容聖賢氣象若顔周則非水晶也温潤而栗已同於玉但於孔子微有大小之分耳

周子之於孟子可相伯仲未可分差等孟子才大周子心細其為亞聖則一也

孟子之後無傳人周子之後却得程朱接續以後便源源不竭非力量有不同時為之也戰國時聰明才辨之人皆為縱横之流引入勢利矣誰能為此迂濶之

學若周子時宋方全盛而人才又莫多於此時故遂得程朱其人也

昔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謂其能闢楊墨也若周子則太極人極説得最分明使二氏不能窮人以暗尤為不動聲色功豈在孟子下

周子之學渾是一誠字故通書首章即曰誠者聖人之本二章曰聖誠而已矣三章曰誠無為幾善惡四章曰誠神幾曰聖人都是一誠字誠者天之道也非聖

人之流亞近於生知者乎
只不由師傳默契道妙八字便是生知即太極一圖或
謂得之陳摶种放穆修或謂得之鶴林寺僧壽涯皆
二氏無稽之言謬引為己重也太極圖全從易出予
別有論
道統最重聞知聞知者無師傳而有開闢之功者也周
子去孔顏千五百年而特起如此豈非聞知
二程之學本於周子或謂伊川作明道行狀言明道得

不傳之學於遺經不言周子此不善讀書者也明道自言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定性書即周子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静之㫖至伊川則顔子所好何學論惟人得其秀而最靈皆周子太極圖之言也豈得云不本於周子所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大抵聖賢之人一經指點他自會去尋頭路讀書終不然只守定這幾句師説亦不善學者矣

大程與周子後儒往往竝稱然大程以天資而言則近

於周而勝於朱以事功而言則開先之力固讓於周而啓後之勞亦遜於朱也

二程之學人推大程然大程實是天資勝其所行自無窒碍若學問則次程儘有深入處不易及也横渠集中亦推次程然行處却每有窒碍

朱光庭謂明道得聖人之誠此言雖似少過然亦庶幾近之明道平生論新法及待介甫最為得宜只是胸中廓然大公功不必已出名不必已成惟以朝廷天

下為心故能如此他人不能也同為君子而有化與未化之分只在此處看

明道請修學校劄子與伊川看詳學校文公貢舉私議皆論學校然語其等第則伊川不如文公文公不如明道葢伊川文公不過就近代而言明道則通於三代矣

明道論十事亦近於三代與王荆公上神宗書相似而實不同若使見諸事業隆古之風可復惜乎神宗舍

此而就彼亦有宋之不幸也

程子定性書在鄠時作年甚少朱子言其一篇之中無下手處予謂於此可見明道天資髙近於生知下語自不用氣力也

明道實闡性與天道葢其得力於太極圖者深耳惟得力於太極圖者深故雖有善惡皆天理之言而不可謂之不知天有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語而不可謂之不知性

人或以三黨之說為伊川咎者非也人除是不講學講學則必有徒與有徒與則人必忌之不惟小人忌之君子亦忌之雖孔孟所不免但君子不黨則存乎立心耳次程氣質近隘不如大程世以其學術近方來蜀黨之誚宜矣至於明道則待人接物渾是和氣宜乎與世無尤然當時李定何正臣亦劾其學術迂濶趨向僻異何歟總之士憎多口不可以黨為伊川累伊川隘邵堯夫不恭然兩人之學過夷惠遠矣予甞嘆

三代而後人多吝以聖人之稱與人此亦其一也

經筵是人主莫大事從來視屬具文惟伊川能克稱其職上太皇太后及經筵三札眞可為古今作則彼以坐講為嫌者俗儒之見諛臣之習講官坐講所以重聖人所以重道非以自夸大也晚近君臣佞佛膜拜僧徒不以為耻一聞儒官坐講輒羣然爭執為不可雖賢者亦然不知何以顚倒悖謬若斯極也

伊川上仁宗書大槩頗似治安策猶未免少年氣但所

見不同便能置身三代髙視叔季儒者所以不同於縱横也

性即理也一語朱子謂為伊川獨造非也亦即祖述周子太極圖之意理在天地為太極理在吾心為人極故曰性即理也然此語從未經人道即謂之獨造亦宜

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也南軒云伊川此處小錯未發之中衆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聖人

之道心予謂伊川言不錯衆人未發之中與聖人寂然不動之時亦無差别但少戒懼耳

伊川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語說得最好朱子以為太深無捉摸恐亦為初學言之耳

或問堯夫約明道伊川看花明道去伊川不去堯夫曰吾輩看花與别人不同伊川只不去如何曰皆是也問伊川若去則如何曰亦是也問若非伊川如何曰去也未是住也未是

宋仁宗時有同時開闢三人周濂溪張横渠邵堯夫二程雖同時極盛然却有師傳家教

横渠之學於體用處俱見大本大源如西銘萬物一體之學也井田封建萬世治平之要也

横渠與安石同時安石新法以周禮為說横渠極喜周禮名對時亦以漸復三代為說神宗將大用之此際若有一毫苟且必將迎合執政同行新法矣又或圭角未融必至動色相爭如程子所謂新法之禍吾黨

激成矣橫渠獨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雕琢則宜有不用命者矣語和而介非學養之邃豈能及此

古人虛心誠朴無一念自是無一念欺人如橫渠講易關中二程來過相與論易遂自撤其臯比曰吾不如也二程亦不以為嫌此是古人虛心誠朴處近代儒者各立宗旨各分門戶互相標榜互相詆排以視古人真堪愧死

或有言横渠文難讀者誠然然自是人不肯讀耳昔朱子與蔡季通諸人登雲谷山半塗大雨通身皆濕到得地頭因思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遂命季通諸人各解此二句已亦作二句解後來遂作西銘註又朱子常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如朱子季通則天下自無難書矣已不肯讀而謂古人書難讀恐為古人所笑也

横渠於天文頗欠明白其言地有升降是四游儀之説

諸儒皆知其非至於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稍遲則反右以為七政亦左旋朱子極取其說然以天象通體大槩及保章靈臺兩家合觀則此說亦非予嘗有辨此不悉載其若地氣乘機左旋使恒星河漢因北為南日月因天隱現等語則又是天不動而地動者殊不可解此皆強探力索太過之病

橫渠論閏曰閏餘生于朔不盡周天之氣一語最簡而盡

封建井田二者帝王致治之本三代而下能言其意者惟張子然欲行封建井田非先復古學校令學者人人知三代之治人人知封建井田之法而又斟酌變通於古今之間未可漫言復也

周子好稱顔子横渠好稱孟子亦其資禀相近處

横渠學問于諸子中最為艱苦其理窟中自道一篇語語眞切學者苟能如此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讀堯夫無名公傳直是開闢以來一人漢之四皓有其

樂矣而無其時唐虞之巢許有其時矣而無其學未可與隱逸之流同日道也

子問言夏康節百原山中靜坐時心體如何曰湛然虛明又問工夫如何言夏未答予曰會得一部皇極經世

言夏問堯夫易數如何便能前知予曰此只是心虛故如伊川言董山人前知亦是心虛也曰二程盛稱堯夫經濟若使堯夫得行其志易數更能前知否曰此

恐未能問如何曰堯夫前知亦只是心清無事專精易數耳若使遭時遇主便有許多事業在精神命脉都發洩在事業上如何更能專精易數曰然則堯夫而過反不如不遇乎曰不然堯夫而遇則以事業為易數堯夫不遇則以易數為事業總只一般無有優劣

又問堯夫既能前知何必更假易數曰凡人前知只是心清堯夫在百原山夜不就席者數年此心已全太

虛矣然猶涸迹洛陽與世俗酬對故雖前知猶不能不假易數若如董山人謝絶人事竟處山中清虛之極則前知亦不假易數矣然此終非君子所貴故當時程朱諸子並不言其前知

如皋吳白耳曰堯夫豪邁然其學問却自敦篤虛靜中來故豪邁而不敬者有矣未有能敬而不豪邁者予曰識得此意方知程朱不是腐儒

康節之學以觀乎周子似有未及然康節以此數學上

推天道下推人事無不驗者則以康節之數俱自胸中流出眞是全體太極也後人雖欲學康節數安能如康節之心體

張子純乎儒者也邵子儒而術者也然以正蒙經世二書觀之正蒙于源頭上尚欠清楚經世則頗見大意如云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又曰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以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而曰昊天以時授民聖人以經法天

專歸重於仲尼以為能盡三才之道此豈術數之士所可及

康節作用好若見之施行恐當絶勝諸儒其言曰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雖民俗極壞三變而帝道可舉此非空言他實有作用處

經世書言天下之數出乎理違乎理則入於術此康節之數所以為古今獨絶也

周子通書好言顔子邵子經世書中好言孟子留侯王

通揚雄皆好言其似我者

周子通書多言禮樂邵子經世書極言天地人之道而不及禮樂于此亦可見邵子之學未至極純粹處猶有豪傑氣在此朱子所以謂之風流人豪也

朱子一生精力專在集註至今家絃戸誦歷萬世而無斁後世淺學之士往往詆其筆力不佳此眞坐井觀天也朱子與人論註釋體言不可自作文字自作文字則觀者貪看文字并正文之意而忘之此朱子以

大賢以上之資而能為初學小子存心故心愈小而功愈大也試讀朱子文集其筆力何如者而輕為議論耶

朱子一生學問守定述而不作一句當時周有通書張有西銘二程亦有定性書易傳朱子則專為註釋葢三代以後詩書禮樂散亡已極孔子不得不以删定為功漢唐以後經書雖有箋疏而蕪穢尤甚朱子不得不以註釋為功此卓有定見非漫學孔子述而不

作也

陸象山少時讀至宇宙二字曰宇宙二字是已分內事便見自任的意思朱子三歲問天之上何物便見窮理的意思

鵝湖之會朱陸異同之辨古今聚訟不必更揚其波但讀兩家年譜所記朱子則有謙謹求益之心象山不無矜高揮斥之意此則後人所未知耳

人言朱子酷好註釋雖楚辭亦為之註似為得已不知

此時黨禍方興正人君子流離竄逐朱子憂時特切因托楚辭以見意豈得已哉學者不讀書不能窺見古人微意未可輕議古人也

朱子生平註釋四書五經曾無晷刻之暇而又自著文集百卷不知如何有許多精力然亦是在野時多居官日少故成就愈大乃知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未可為不幸也

道學之譏愈盛則愈大益君子小人不竝立也周子之

時如草木在甲知之者惟二三君子世固莫得而譏也二程子徒與漸盛攻者漸多至朱子則更盛矣所以劉三傑姚愈之徒至有偽黨變為逆黨窺伺神器圖為不軌之言當時方正之士稍以儒名者至無所容其身而朱子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笑而不答至今千載而下朱子俎豆學宫子孫世受恩澤而所謂姚劉之徒者三尺童子聞名而唾罵之然則為朱子者何畏為姚劉之徒者亦何益哉

當侂胄禁偽學時朱子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巖穴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井以自别其非黨此所謂水落石出也附聲逐影之徒雖多亦何為哉

程子在經筵先定坐講之理正其本也朱子在經筵一循時例為之兆也兆足以行而不行此光宗之世不同于神宗之世也

朱子論天文勝于横渠二程然尚有未透曉處蓋儒者

之于天文但當曉其大畧自不能及專家然亦不必如專家也

朱子論鬼神平實近人若程張則竟以隂陽為鬼神矣

朱子註太極圖陸子從而詆之不惟不知太極圖亦以周子為近代人而忽之也非朱子如此表章周子之書烏能傳至今日只此便是聖人心事

朱子于五經中惟易最為研窮詩次之書又次之禮與春秋未嘗屬筆然儀禮經傳集解雖非全書亦見一

班矣又語類中論禮及春秋處最通達最正大則知
論禮而拘論春秋而鑿者皆朱子所不取也
二程子得周子太極圖不以示人只自受用朱子却註
釋以解諄諄教人非二程之秘不肯傳也性與天道
人所難聞傳之適以滋惑也朱子一註太極圖便有
陸子靜許多議論夫子静時賢尚不可與語性天況
中人以下乎甚矣性天之難聞也然畢竟朱子之功
大若無此一番則百世而下至今不識太極也

陸子靜直是壁立萬仞聞其風者可以廉頑立懦尤善鼓舞聰明人故聰明人亦喜趨之若下稍肯教人讀書其學豈遜朱子

只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四語便分明見到天下歸仁氣象予丁丑初學道時悟得敬字為心法見滿街人都是這個心心都是這個理只無這個法在亦子靜之意也

予讀性理思陸象山直與王安石同病不過一好高自

是好高自是便入驕吝便壞却一生人品學術

人在學術未成時去驕吝易至行成名立去驕吝反難

只是為己為人之别

象山有詩曰仰首攀南極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

我這般人羅整庵謂其適合于智通禪師臨終之偈

予謂即非合于智通恐免不得一矜字

象山只是氣岸髙然為其學者便多矜厲故朱子曰陸

子静之徒氣象可畏不特當時即近日亦然凡一涉

陸學便足髙氣揚好與人折辨其病處只在好勝二字所以其學終不能有成

自韓侂胄立偽學之禁凡諸大儒之書皆禁絶天地間幾不復知所謂道學矣至西山起獨宗朱子慨然以斯文自任正學復明自後何基王柏饒雙峯之屬相繼而起皆西山開之也西山之于朱子猶孟子之于孔子

西山福建浦城人常有人至浦城見其處縣墻上石刻

大書西山眞夫子之鄉嗚呼聖賢所生能為本方之榮若此雖百世之後猶將見之為學士大夫者可不自勉可不并勉其子弟哉

西山之學之言可謂純粹中正矣然以較朱子便似欠精采透快處葢開闢與繼起其力量自是不同也

許衡任道最勇有伊尹之風其進退一以行道為主絶無依違瞻顧終元之世能使儒術不墜皆其力也故薛文清讀書錄極稱之亦是其精誠有足動人處

許衡聖門子路子夏之徒也行過于言質過乎文

薛文清録中贊許魯齋可謂不遺餘力謂其有仕止久速氣象謂其繼朱子之統文清持身極嚴其持論極不苟推贊魯齋非阿私所好也或以其仕元為尤此但可語志節未可語道

文清贊劉靜修為高許魯齋為大二語皆當

劉許皆元儒許仕而劉不仕故後儒議論多優劉而劣許然劉于世祖之聘亦強起為右贊善大夫但尋以

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耳葢自度其得君行道未必如許故旋出而旋歸兩賢殆未可優劣也

或問吳草廬與許魯齋學問出處大畧相同俱從祀孔廟乃宣德中議祀草廬嘉靖中又黜其祀畢竟何如曰草廬之于魯齋學問事功出處俱少遜當元之世而儒術不墜魯齋之力也若議從祀魯齋為當

思辨錄輯要卷三十

思辨錄輯要卷三十一

太倉陸世儀撰

諸儒類 明儒

洪武初多明理之儒皆宋元之遺也宋景濂劉文成陶姑孰皆分儒之一脉者也然而文成為優矣景濂多可少否有體而無用學問亦雜姑孰則長者而已文成有體有用天姿明徹卓然不惑于二氏天說二篇

直窺見理氣源頭幾幾乎入宋人之室然而文成未嘗講學也未嘗自謂儒者也天姿而已矣使文成得師友之傳加以學問之功其顔孟之流歟

劉文成天姿更勝王文成劉未嘗講學而不惑二氏王終身講學而出入二氏之中以是知其不及也其用處則王聰明劉劈實若使為相劉則鞠躬盡瘁有孔明之風王則張良李鄴侯也

劉文成一生出處行事亦無可疵皆與道暗合欲不謂

之儒不得也雖嘗事元復事明然其心事則一以救民為主非爱功名也其詩集中有長歌續短歌一首具見心事予于詩鑑論斷中頗發明之

劉文成以功名掩其學術然予謂伊呂當此時亦不過如此聖賢學問原主于行道救民非必沾沾講貫如王文成于寧濠軍旅時亦與門人講學而後謂之儒者也今人但知以天文術數推文成而不知其事事皆合于儒

劉文成與孔明極相似然先主取劉璋先儒以為此孔明之失所以不得為純王若文成則一無可疵議

劉文成著郁離子無一語不是盱衡當世然所見頗近謂救時之才則可以云王佐似當再進一籌方正學則井田封建大有王佐氣象但猶未練達其行周官處俱未得緩急輕重之宜奇士當老其才之語此真正學對針乃當建文之時其才猶未老何耶

方正學人品學術後世無不敬服但削奪諸王一節人

頗以為疑以為以董仲舒之才而建鼂錯之策不無類于申韓也及讀遜志齋全集中有勉學詩其間多言當時削奪諸王傷殘骨肉非天理人心之正且曰安得申韓氏化為古伊周是當時削奪之謀孝孺之所深不欲也特以職為講官軍國之務非其所得而主而啓沃之際仁柔之主亦未必能轉黄齊之謀此其所以不白于後世乎予于詩鑑中亦特表明之

孝孺十族何妨之語似為過激為忠臣而不得為醇儒

以此曰此際應之當何如曰當云忠義臣之職刑罰
君之事後世自有公論
懿文賢太子也監國憂勞幾二十年孝孺久侍太子有
相知之素以太子仁厚之質而又歷練老成使天假
之年主臣相得則成康之治可幾而天命不齊致兹
乖舛豈所謂殺運未除耶
明初儒者多從許魯齋一派來故曹月川語録絶似許
魯齋其躬行亦相似以此知儒者寧可行過乎言質

過乎文

如月川方可謂之眞教官方可坐明倫堂方可稱為師表

夜行燭一書雖不傳然只此便是喻親于道

吳康齋學問雖未見卓然然當時詆排亦太過總是盛名難居以風氣初開故也嘉隆之際雖妄行妄言之徒無不自以為聖賢世亦以之為聖賢矣

吳康齋見耕耘者曰只此便是贊化育此語非有得者

不能道

吳康齋之聘李文達為相周旋其事然文達古穰雜録不載康齋事其所許理學惟薛大理益文清時為大理卿也則康齋之不厭衆望可知然文達所録止及人之長而不及人之短足見此公相度其于尹直度量相越不啻天淵矣

薛文清理學亦自許魯齋一泒來故其語録絶似許魯齋而其録中贊許魯齋亦不遺餘力總之行過乎言

質過乎文故當時之人一無遺議其誠足以動人也論語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文清諸人有焉

薛文清云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敬天者妄也儀自丁丑志學之初作格致編以自考即以敬天為入德之門而曰敬天者敬其心也敬其心如敬天則學無不誠而天人可一矣先生之言可謂先得我心

文清云為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此便非學子作格致

編亦一從天理人倫做起蓋前此曾行了凡功過格覺得都是分外故也

予自庚辰初見得理一分殊四字受用不盡以為天地萬物萬事無一處無理一分殊自謂獨得之秘及讀整菴先生困知記語若合符節令讀文清語録亦如之又宋金履祥誨其門人許謙亦言天地間道理只理一分殊乃知道理至極處先賢開發必無餘藴所爭者工夫至與不至識與不識

耳

文清得力靜處多故其語録多論道體之言

文清只是一誠更無他做作故其被難能使王振爨下之人亦涕泣而救之

白沙被名而出人多以為非張汝弼作詩譏之云多少高人眠不着鷄鳴催入紫薇班此譏之者非也君臣之義不可廢况當有道之時正宜相助為理豈可但以不應詔為高乎此以論隱士則可非所論於有道

之儒也白沙當日名之即起使之就試禮部則辭其出其歸俱無可議但白沙原無甚學問未可語治平授以檢討而使之歸正可以成其高

君命名而不出孔孟時無此學問自光武子陵而後人始以不出為高要之非經常之道也但學者須自審又須相時不然又恐為終南捷徑耳

胡敬齋與陳白沙俱學于康齋康齋以程朱為宗故敬齋白沙俱以敬為主白沙和此日不再得詩吾道有

宗主千秋朱紫陽説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是也至後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為宗敬齋則始終一敬字做成

胡敬齋以墨衰入公庭為時所知遂以布衣名主白鹿此亦盛世事也予常親至白鹿祠廟書院猶存具文師生則閴無人矣問之土人云洞生猶有四十餘大約為進學科舉添增地耳講學則絶響久矣為之憮然

湛甘泉陳白沙之徒也書院生徒幾遍天下故講學之
風盛于甘泉然學鮮實得徒皮毛耳
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即所謂隨事精察也亦無甚
不是處而陽明謂求之于外此是陽明認錯然甘泉
却未見體認之實讀全集可見
湛甘泉心性四勿圖說今刻白鹿洞亦無甚異只是不
必大凡圖之為用所謂立象以盡意也天下萬世俱
未之知而又無可舉示故筆而為圖若心性四勿之

說則昔賢論之甚詳何必為圖且圖孰有過於周子太極圖者人極心性已全具于太極圖不于此發明而又另為圖說直是畫蛇添足

錫山學脉開自龜山然在今時則邵文莊為開山祖文莊事親最孝至今邑中之紳多以孝著者亦文莊有以風之也

文莊之生在陳白沙之後而稍前于王陽明一時講學之風已盛公喜道學而未甞標道學之目不喜假道

學而未嘗辭道學之名循循勉勉為所當為而已此薛文清一派也後輩所極當效法

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此文莊平生得力語由此充之為君相者為真君相為士民者為真士民一真而天下之事畢矣真即中庸所謂誠也彼以坦率簡易為真者淺之乎言真矣

文莊生平尤得力于文章蓋學于西涯西涯亦以衣鉢門生期之也其所著日格子亦似左國

蔡虛齋是一儒者不聚徒黨而日潛心理道有薛文清之風生平居官自督學而擢祭酒能克舉其職四書易經二蒙引篤信朱子居然黃勉齋畢竟成弘時風氣未漓所以有此人物

虛齋篤信朱子蒙引于朱註一字不茍似乎太過然予觀宋元以來諸儒凡為朱學者大抵如此故制行亦卓然不茍此朱學之所以為無獘也

陽明自言少與友人為朱子格物之學指庭前竹樹同

格深思至病卒不能格因嘆聖人決不可學予曰此禪家參竹篦子法非朱子格物之說也陽明自錯乃以尤朱子何耶

陽明致良知三字尚不妨獨無善無惡謂之性有善有惡謂之意知善知惡是致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四語宗旨未妥不但無善無惡句未妥即為善去惡句此是修身如何謂之格物

整菴困知記專為陽明而作是時陽明良知之說遍天

下又改大學古本抑朱崇陸天下靡然向風故整菴起而論正之其開卷數章即首以心性儒釋為辨葢為此也是時陽明之徒盛故先生之學反為所掩然精意所存不可磨滅至今有識之士皆能尊而信之有以夫

陽明工夫甚少初官京師與湛甘泉講道不過隨聲附和耳及居黔三載始覺有得而才氣太盛遽樹良知之幟繼又有寧藩之變鄺清平定煞費心力功名一

建後來遂無日不在軍旅中雖到處時時講學實不過聰明用事也所以一生只説得良知二字至於二氏之學却于少時用工過來所以時時逗漏亦是熟處難忘耳整菴則四十志道八十三而卒四十餘年體認之功不可謂不深矣又一生履歷皆在清華過亦足以佐之其造詣純粹有以也

整菴與朱子未達一間處只是心性理氣然心性猶可通若理氣則自不識理先于氣之旨而反以朱子為

猶隔一膜是整菴欠聰明處也

魏莊渠先生見地極高卓極端正然氣象稍廹促當時

為陽明所掩

莊渠雖講學而不聚徒但勤職事是薛文清一派其見

地似更勝文清但其氣象則有玉與水晶之别

莊渠論心性理氣處絶無差錯是其見地清徹論郊社

大禮亦好

莊渠之學無傳人以不樹宗旨不立門戶故也當時歸

震川鄭若曾皆先生之壻大好人物而震川則留意文章若曾則勞心經濟不能嗣先生傳殊為可惜然震川以文章名世其道理純粹實得之于先生若曾因倭變故汲汲為籌海圖編亦得先生經濟之一節總見先生之學為其實不為其名也視學徒之盛而反以敗壞其師傳者果孰為勝耶

龍溪論性曰性者萬物無漏之眞體形生以後假合為身又曰父母未生前本無污染有何修証天自信天

地自信地有言皆是謗六經亦葛藤齒是一把骨耳

是兩片皮更從何處着言與聽又曰囫地一聲不知

此身在何處此類是打合釋氏論死生曰常無欲以

觀其妙未發之中也常有欲以觀其竅已發之和也

萬物芸芸以觀其復慎獨也不睹不聞本體萬物戒

懼慎獨工夫火候又以日魂為良知月魄為法象此

類是打合道家一生伎倆不過如此一部語録不過

如此欲奔走三教者竊此數語足矣故世俗小聰明

人最喜之

心齋之學雖粗然以一不識字灶丁而能如此却是豪傑有氣魄鼓動得人故當時泰州一派亦盛然接引者多是布衣又多死非命如顏山農鄧豁渠何心隱之屬亦學問粗疎一往不顧之所致也

薛方山人物亦好當時不肯附于講學亦見講學者之流風日下耳續綱目亦甚好

海剛峰人多以氣節目之非也予讀其全集知剛峰是

真能學聖賢者其學一以不欺為主而力行之勇尤不可及已能透誠意關矣昔儒稱誠意為人鬼關若過得此關便是聖賢地位人物非氣節二字所能名也其過當處是正心工夫尚有未盡格物致知工夫尚有未到

心性開明之人最易疎濶觀剛峰一生自南平教諭以至為知縣為司官御史為巡撫無一處不留心民隱其章程條教析極秋毫至今可為師法氣剛而心細

所以為不可及以視萬歷天啓間氣節諸公益天淵矣

世俗之人必以聚徒講學為儒者非也為儒不過為聖賢而已剛峰事事學古念念不欺為户部主事時有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眞能付死生於度外雖聖門之子路何以加焉

羅念庵雖講良知而能深知王門之獘特是時狂瀾方倒不能力救耳

講學之風至嘉隆之末萬歷之初而弊極凡諸老相聚專拈四無掉弄機鋒閒話過日其失更不止如晉室之清譚矣海門周汝登當時推為宗主著聖學宗傳自以為得心宗之正講無善無惡之㫖于南都許敬庵聞而疑之作九諦相難汝登作九解以解之敬庵之學于時獨為純正然所得亦淺一杯水豈能救一車薪之火哉

吾儒之有心宗猶釋氏之有禪宗心宗之名葢仿禪宗

而立者也禪宗起于達摩教外别傳不立文字心宗起于象山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其言若出於一達摩教外别傳不立文字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旨亦無甚異自五宗起而棒喝機鋒無所不至故亡達摩之學者禪宗也象山六經註我我註六經然八字着脚必為聖賢立身亦無甚錯自心宗起而猖狂妄行靡所不為故亡象山之學者心宗也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古人作聖根基只一

畏字雖以生知之聖亦必奉此一字以為安身立命之基堯之欽明舜之恭已湯之聖敬日躋文之小心翼翼皆是道也自心宗之學起而動云一切放下動云直下承當使學者人人心粗膽大人人足高氣揚昔東坡云何時打破這敬字愚謂心宗此時已打破敬字了也打破敬字只為斷送却一個畏字

為心宗之學者必侮聖蔑賢為禪宗之學者必呵佛駡祖攸于祖宗且如此而何有于身心世界只為斷送

這畏字所謂小人而無忌憚也

或問大學首言明德中庸首言率性孟子言盡心知性今以心宗為非然則講學不當論心耶曰講學安得不論心吾所不足于心宗者正以論心而反失其心讀大學中庸孟子之言而不得其原本也大學言明德而八條目先之以格物中庸言率性而尊德性必道問學孟子言盡心知性而工夫必由集義養氣然則學者欲識本心斷斷非學問不可而心宗動曰忽

然有省動曰言下有省至格物則以為格去物欲學問二字竟置不講其究不至認知覺為性眞不止毫釐千里不可不辨之于早也

志學一章是孔子一生學問得力始末根由最是有頭有尾吾人所當觀法然開口便說一學字直至七十方說個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知七十以前雖孔子也未便敢說從心今心宗之家不論初學只一槩與他說心將他與知與能處指點出以為此便是性天全

體其人亦自以為有得便手舞足蹈多見其不知量也

尚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他説個心字何等謹懼何嘗如近日之心宗説心直是全無忌憚

真西山有心經政經其心經皆輯四書五經及諸儒語録中之言心者此方是心學若近日之心宗則直是談宗非談心矣

心是活物須與他個規矩纔可入道古人所謂心法也只此一個字心宗家所最不樂聞他動說無法無法二字不知陷害多少後生在

心法法字即聖人不踰矩矩字聖人至七十可以從心矣然猶說不踰矩則知聖人終身只行得一矩字以聖人終身之所行者而吾人一旦欲舉而廢之且欲出於其上謬哉殆哉

君子無適也無莫也可謂無法矣然曰義之與比則正

有深于法者在心宗喜說無法其意益欲破適莫一班人也然適莫未破而義已先決裂矣

三教合一之說自龍溪大决藩籬而後世林三教之徒遂肆為無狀甚至立廟塑三教之像釋伽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為儒童菩薩塑西像而處其末座縉紳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噫有王者作吾知兩觀之誅不待時日也

林三教即林兆恩著心聖直提分艮背行庭二心法教

初學之士念三教先生四字初從口念而至于背之腔子裏久之念念皆背便是入聖其顛狂無狀可謂極矣

三教合一之說若粗粗看去未有不以為然者予少時亦每有此想自丁丑用力於斯道之後日漸將二氏來比並始知二氏之于吾道相去天淵實有強之而不能合者非欲護持吾道而漫為此闢異端之論也世人不察羣奉其說只是不曾用力于吾道耳

顧涇陽先生當三王之學之後特起無師承能以性善之旨破無善無惡之說小心二字塞無忌憚之門横砥頽流亦可謂豪傑之士其文章論理論事俱極爽快如并刀哀梨直是聰明絶俗

涇陽一生崇正闢邪之學俱見于朱子二大辨前後序中

涇陽言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此開闢救世語當時學術波靡皆以鄉愿同流合汚之實托孔子無可

無不可之名要而言之只是無忌憚只是膽大故涇陽點出小心二字見得孔子此處全是時中稱斤估兩直是分毫差移不得豈得以縱心任意為無可無不可也此等語眞是有功世道

涇陽學術人不多議議者大約以門戶少之所謂門戶者東林講會是也講會非盛世之事亦非衰世之事盛世不必為講會衰世不宜為講會徒以太盛則忌生忌生則釁起太多則雜雜則閒生涇陽于此不無

少欠知幾也然講學固非衰世事忌講學豈反為盛世事耶予過東林舊址常有詩云鄉黨程朱聊自淑朝廷洛蜀已相猜忠良既逐奸邪盡宗社旋隨黨錮灰啓禎之間令人深慨

天下事是認眞人做當涇陽剏東林書院時同志雖多然徹始徹終認眞到底惟以此事為安身立命者高忠憲一人而已朱子有云此事不是拚生拾命向前如何得成就

或以忠憲為偏于氣節者非也聖賢立身行事只是因時而起豈有一定之成格當商之末微子豈欲去箕子豈欲奴比干豈欲諫而死時為之也忠憲之氣節亦因乎時而已于學問何加損哉

予嘗聞友人述前輩之言以鄒南臯為狂高忠憲為狷馮少墟為中行而未見少墟著述近得其集見辨學錄論儒釋之辨極其精晰其餘皆平正切實立身進退俱無可議中行之言不虛也

關中之學大抵皆重躬行如涇野呂先生其語錄有體
有用平正切實亦文清之泒也
啓禎以後講學諸公相繼淪没惟山陰劉念臺先生為
碩果壬午之冬吾婁張受先先生相約同往不果行
癸巳武林胡彥遠來始知西安有葉静遠得念臺之
傳已而静遠不遠千里而至始知先生之學本于許
敬庵故所得者正惜未讀語録之全也
念臺人譜編是為接引初學而設俾得躬行實踐極是

妙法予丙子年自為格致編以天理人欲分善過而主之以敬作考德課業二錄與同志數人互相考核者數年大槩亦與此同

予嘗有言大儒決不立宗旨譬之醫家其大醫國手無科不精無方不備無藥不用豈有執一海上方而沾沾以語人曰此方之外别無藥近之譚宗旨者皆海上奇方也豈曰不能治病然而淺矣小矣陳幾亭云聖人有無宗之宗隨問隨答極平常乃極變化聞者

各隨所入而總會于本心之中與提宗之家步步照顧而適成繁複者相懸也幾亭可謂知大儒之説矣乃世每喜言宗旨者何譬之人欲學醫問于大醫須讀書數年旁有人曰吾有奇方旦夕便稱國手則無不趨之矣而不知終為大醫所哂也

思辨録輯要卷三十一

思辨録輯要卷三十二

太倉陸世儀撰

異學類

昨偶看老莊識破他學問根蒂人多以為老子性陰莊子性傲故其學如此又不知大道故流為偏僻非也兩人皆絶世聰明且與孔孟同時文武流風未遠豈有不知大道之理只是他脚跟不定志氣不堅為世

界所轉移便要使乖老子是周衰時人正道已行不得孔子所謂道大莫容也他便收斂韜藏以退為進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其謙冲儉嗇處全是一團機心故曰無為而無不為又曰以無事取天下所以其流為申韓老子是藏形匿影的申韓申韓是出頭露面的老子若莊子則其時全不可為矣若要為便做申韓他又不屑做儒又行不得而又不甘自處于諸儒之下故其言

惝怳自恣謂諸儒為賤儒而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要絶類離羣更出聖人諸儒之上不曰天下不可為而曰我不屑為要之俱是使乖俱是為世界所轉另尋一頭路透出孔孟則決不如此

禪門常言壓刦不壞如何是壓刦不壞只不為世界所轉便是若孔孟便是壓刦不壞其餘若老莊之流則壓刦便壞了

孔孟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莊子知其不可而不為者

也老子知其不可而以無為為之者也

老莊之學體用俱非不可以治身心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葢老子雖名清淨其實陰毒莊子則全無拘束純是放曠所謂不可以治身心者也若以治天下國家則老子之學非流為申韓慘刻則必流為王莽曹操狐媚以取天下莊子之學則魏晉之風流而已若老子之學得行王莽之流必借以行其奸馮道之流必借以葢其醜

莊生才氣大其意便欲蔑裂行檢揮斥儒術獎之所極不但是魏晉風流凡東坡放縱一流人都是人知蘇氏之學出于縱橫而不知其放恣之習原于莊子也

異端雖多未有敢顯然非聖者惟莊子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此後來禪門呵佛罵祖之開山

莊子多偽篇其盜跖等篇亦偽筆也文氣全不似莊子益假托以盜毀聖之辭乃世人不知樂其辭之快而不覺自居于盜跖後世東坡之流皆是也

孟子闢楊墨而不闢老莊葢老子是闇藏不露的莊子亦不過自放于方外惟楊墨則是欲行其道于天下故孟子特辭而闢之

莊列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用其語看來天地間只是愛為我的人多不但清譚放廢之流即偏于退隱之人亦是也不但草衣木食之流即權謀功利之人亦是也總之只是自私自利

楊朱之學亦自老子出來葢其學愛占便宜也老子是

悄然占便宜楊朱是明白地占便宜申韓之占便宜則更自惡狠了

墨子顧太大行太苦由其顧大故後世以孔墨並稱由其行苦故當時之人亦少有傳其學者所謂逃墨必歸于楊亦行苦而難學之一證也

墨子之學似非隨世界轉移然于為人工夫上太過一分亦是趨世情之好即論語或人所謂以德報怨之類也若聖人則止是平心而行無過不及

問楊朱多流弊墨子却未見流弊曰戰國時俠烈之士即墨子之流弊也其究至于為一人報仇而皮面抉眼燔妻子沉七族嗚呼甚哉又奚止摩頂放踵而利天下乎

孔子生平未嘗輕易罵人惟于鄉愿則曰德之賊又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若深恨之者葢天下惟此等人最能亂德孟子非之無舉一章最說得痛快學者須于此處辨得分明方可入道

世間只是庸俗人多鄉愿者庸俗人中之最巧者也隨風轉舵以取悦于人胸中更無把柄且自謂得計而反笑狂狷一班其所謂愿者非眞愿也外為愿慤以欺庸衆而取譽也故孟子曰奄然媚於世

人做鄉愿討多少便宜坐受世俗之譽而反笑傲聖賢譏彈聖賢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若不是孔孟當年說破至今猶没法處置

生斯世也為斯世也鄉愿胸中只有這個學問

從來楊墨俱成個世界惟鄉愿都不成世界故古今以來無鄉愿之學蓋其志原小其力量亦小只哄動得幾個鄉人一遇有識之士其伎倆即窮矣聖人所以惡之者蓋天地間惟庸衆人多被他一哄便都不肯入堯舜之道

鄉愿胸中只八個字取悅庸衆忌嫉君子取悅庸衆已是不是更加以忌嫉君子必至無所不為此等人在朝廷則亂朝廷在鄉黨則亂鄉黨而世方且羣哄而

稱祝之曰此方是眞聖賢方是眞君子至於禍世而猶不知所謂甘口鼠也豈特馮道胡廣凡庸常乖巧之善人皆鄉愿也馮道胡廣其著者耳

問老莊之學無用反不如管韓申商似有實際可以治國曰若論實際老子更勝諸子他更做得不露形迹史記老子贊所謂虛無因應變化無窮也其所以不及吾儒者只是此心畧有邪正之分若諸子之實際則只是粗迹

管韓申商四家之中管子近正他猶有周官法度之遺意其用意病處在寄軍令三字不然竟是周官法度矣

管子書大半多假又非一筆疑後人雜採偽撰以足成之只内政分鄉國語所載者已足見管子之全

申韓商三子之學雖有實際然苟行其術必至殺身而後已

蘇秦張儀只是弄口角更不成甚學術比管韓申商又

低當時六國之君已不成其為君所以苟且就功名之流窺破情實只是揣摹事情恫疑恐喝以出其金玉錦繡即秦用張儀亦非全藉其力治耕治戰自有商鞅諸人只用他在外走動虛張聲勢

問孫子兵法何如曰此非王道之正王道兵法見於書之步伐止齊及周禮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後世李靖兵法及明戚繼光練兵紀效近之若孫子只是兵家術數然後世人心詭譎若欲用兵則雖儒者以王道

為本亦不可不窮術數之變葢知彼知已而後能克敵也要之此只是一家之學茍有人能乎此亦可為國家一將之用非比老莊申商以學術亂天下也

問荀子或以為儒或以為異端何如曰荀子純粹不及孟子力量不及楊墨徒以性惡禮偽之言取譏於後世雖其書畧有可取之語不足道也

問昔人荀揚並稱莫是揚雄之學與荀子同否曰揚雄只是文人更無實際其太玄經只是模擬易經揀難

的說以驚世釣名然搯頭刻角畫虎不成不必美新而後知其不濟也

揚雄亦是學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然老子却有實際揚雄只是學其語言而已一遇王莽便手脚多亂成甚老子之學

問李悝盡地力諸家何如曰此實用之學但只是一支一節如孫子一類孫子是兵家此是農家然兵家尚有詭譎農家則全是實用後世凡談農田水利之學

者皆悝之流也孟子惡之只為闢草萊任土地全是養戰士以争城争地故以為罪之次若只是教民耕種如漢趙過諸人有何不可

凡古之專家伎術如天文形勝兵農水利醫藥種樹陰陽伎巧之類皆儒者所不廢但當以正用之耳

問黄石公如何曰黄石其人不可攷素書三畧俱屬贋作大約老子之徒兵家者流耳

凡學術之岐盡出於周秦之時其變態已極矣至後世

則惟有祖述更無特創者雖釋道二家起于周秦之後然二家不過是老莊特變換其作法耳

先君少時曾授儀以儒家養生訣云于鄉學師屏上得之其言曰動靜必敬心火斯定寵辱不驚肝木以寧飲食有節脾土不洩沉默寡言肺金乃全澹然無欲腎水自足其言極平易極精微極簡要極周匝通于

大道絶勝導引諸家

導引之術不得其正亦能害生予親見學導引者或腹

內作聲或臍中出氣或吐血發狂種種不一非習學旁門則不能禁欲也學養生者宜知之

問世稱神仙果有之乎曰此亦不足為奇山妖木魅竊日月之精華亦能變幻而况人乎但此非正道故朱子詩曰但恐違天理偷生詎能安

問聖人何以不為神仙曰聖人非不能為不屑為耳葢神仙只是獨行之士如佛家所謂自了漢若堯舜禹湯自有㪺一世于長生之術豈肯自私自利昔伊川

答董五經詩云至誠通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此詩意思殊妙神仙亦未必能長生只是比世人年壽為多耳此即朱子室中火爐之說也所以在漢則稱鍾離權王方平在唐則稱張果老呂喦司馬承禎在宋則稱陳摶董五經在明則稱周顛仙張三丰冷謙之屬以後則不稱矣大約亦只是一時也葢其人必稟氣特異稟性特高而又處于深山不涉人世則自能如此

問釋氏有不見可欲使心不動之語與程子四箴制之于外以安其內其旨同異曰不同問如何曰本原各異程子之制外以安內所謂遏人欲存天理也釋氏則屏去外物使此心空空不動而已朱子所謂空喚省主人翁者是也

佛氏之說處處去得只欠一理字今整菴云楞伽四卷並無一理字亦可以証予說之不謬又朱子云禪家最怕人說理字

釋氏之說只是充不去充去便互相矛盾即如五倫乃天下之達道釋氏于夫婦生育令其斷絶是五倫俱息也至于禽魚鳥獸之屬又愛護保息螻蟻不損使充其說是天下皆無一人而禽獸充塞天地不成一個世界

釋氏矛盾處如何曰釋氏離而父子矣却有師徒去而宗族矣却有師兄弟舍而室廬墳墓矣却有庵寺塔院以富貴為糠粃矣而必求宰官護法以錢財為塵

垢矣而見人則募化禁人夫婦之道則人種絶矣異類則聽其蕃畜百年之後天地間不皆盡為異類乎絶腥血之食可謂得好生之仁矣于此身則割之以呴鷹捨之以喂虎不輕軀體而重禽獸乎凡此矛盾之類不可勝舉舉其一二智者可以思過半矣

一友人盛稱釋子戒行之精予曰去而君臣離而父子更有甚戒行在友人爽然大笑

聖人之道上之為帝王下之為臣庶大而天地細而萬

物無不各有當然之則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若釋氏

則成一世外之民道理都移動不得

思辨録輯要卷三十二